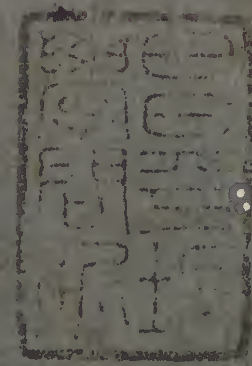


漢書

卷自百卅六至百四十一
列傳

漢書門類			
二	三	五	六
八	九	八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五	漢
八	八	五	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55)	
函號	281		7

傳之十六



文章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

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

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

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

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

舊書薊郡公作薊國公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醉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

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 二十六 下 下 下 翻刻
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
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
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
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
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
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
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
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大原前此節度
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

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
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
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
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
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
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
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柵
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
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
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斲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

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畤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

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

舊書敦
庫作整
數

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
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
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
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
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
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
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
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嶧嶺
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
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

舊書徐
引作徐
行

舊書斬
作斬首

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
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
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
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澗溝築月城以
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
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
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
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
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
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墊捨南城攻中渾光

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整收兵復振與安太清
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
方陣而蹶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
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
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
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
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
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
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
之退者斬旣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

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
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
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
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
計禽周摯徐瓚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
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
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
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尉中書令進圍懷
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

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
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
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
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
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
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
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
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
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

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
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
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
北人謳唸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
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
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
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
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
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
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
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
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
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
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
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却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
三州光弼興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
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
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

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
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
光弼收許州斬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
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
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
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
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却之敗朝恩
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
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

七

下村翻刻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
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
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
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
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
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
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
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

舊書絹布下有各三千疋錢三千貫字

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
儀朔方也營壘士卒塵職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
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為裨將
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為宿州光弼有遺
愛擢彙為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
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
太應初為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犇行在肅
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
寇至便橋郭子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佐之自至
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為潯

舊書數
十下有
卷五下
有六
節制皆
作皆節
制

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
毋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
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為榮
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
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
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
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
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
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眾直逼城以車

旧書子
作二鵝
梟間有
葉衝闕
棟四字
車下有
隨其後
三字

千乘載木鵝撞車摩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
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
戰曰方戰賊為我實漸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
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
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
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
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
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
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

寬延元年

為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瑋玉
功為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
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
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
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
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
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
安足賞哉累為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扶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

城遷中郎將後為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
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為鹽州刺史
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
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及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
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城因
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偏
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
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
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
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

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一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入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旣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

忠可錄遂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弈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

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刺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誨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
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
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
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
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脩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
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
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
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
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

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
方清其後潘瓘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
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
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
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
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
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
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
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

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
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
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
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玘請含章曰
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銳
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
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
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
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
城邑承玘窒要路塹以大石且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

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
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
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玘勸思明曰唐家中
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晷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
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
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
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玘謀投釁殺之不克
死承玘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
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
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入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終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

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橐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

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

曰書宗
室子鋒
作宗子
李藏鋒
守陴者
陴者作

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
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
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
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
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
旸與戰多殺至萬級旸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
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
潯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
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臯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
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

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
澧水臨大川張巨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蹶
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
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
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眾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

下才

遣具軍
容作遣
容仗戎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
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
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
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
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
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
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
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
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

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
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
水灌城漫一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
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
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炅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
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
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
航橋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
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

四

子儀傳

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

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

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穀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寔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

擊鼓謹
山張旗
幟作盛
張旗幟
鼓聲震
山谷

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謹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游弈直度澹民紿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

寬延元年

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

舊書撫
作追

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羅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闈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謝罪帝勞曰

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
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
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
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
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
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
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
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

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
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墜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
自涇陽恩賚崇縹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
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
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
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墮大典且用兵已來僭賞者
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
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
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
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

一作帳

寬延元年

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闕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
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蓋屋李抱玉屯鳳翔周
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
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
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
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
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
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

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
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
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
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
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
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久矣
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
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
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
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

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

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瘡傷彫，耗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

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
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
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
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
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
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
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
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
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疋盡罷所領使及帥
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

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
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
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
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
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
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
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
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即號泣曰
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
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

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

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眙眊曙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

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鐸各百戶

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汗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

太子賓客子鋼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
晞憐其弱不任事巧罷德宗遣使者召鋼鋼疑得罪
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
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
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
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
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
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
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

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
校緝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
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
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侷十餘
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
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
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
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
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

射初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
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鑄釗鏃銛鑄襲
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
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
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
荅曰殿下爲太子當且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
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
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
尚書又帥劔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

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
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差巔以侵叛意差巔曰
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圍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
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
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
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
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
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
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
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鏐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鏐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入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克閑廐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鏐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又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祔國公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李光弼傳
延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
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
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
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
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
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柞若贅旆而
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反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
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堅

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來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
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
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編唐史臣裴垪稱權
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
者不之貶嗚呼垪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
後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六十三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眾開元中
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
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
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靈譽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
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

寬延元年

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
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
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
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
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
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
石其子出犇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
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
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
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

舊書手
挺盤擊
作持大
棒前擊
擊之

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
矣不可坐須迨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
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麈
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
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池屢築輒壞
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
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
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
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
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為解醒具安祿山反

肅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
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
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
爲先鋒以巨倍笞鬪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
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
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
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
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
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

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晷斬首六萬級填
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取東都嗣業戰多乃
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
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
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
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
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輦護
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瑩給掃除十戶
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
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

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

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蒲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脩卽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 四 下 才番亥
設伏潘原與城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賚無筭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卽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

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穿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

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
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
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
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虢
西抵岐椎剽不勝討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
谷防禦使引兵招捕又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
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
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
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卽詔抱玉權
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
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
度使屯整屋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
言隴坻達扶文緜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
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
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
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
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
固懷恩反陷馬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
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

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日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久之為

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為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買材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

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

舊書秦
已下六
字作此
丹秦皇
漢武皆
不能得
十冊
鶴下有
神大字

舊書醫
作道士
牛洞玄
五字下
有履堅
二字

舊書使
者作中
使身五
專進

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堯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
曰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
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
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
說及諸校俯首皆嘔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
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
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
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
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
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

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
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
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
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
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劔客以世蔭為鄴尉
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
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
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
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

九

寸飛

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卽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卽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敬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光及支黨萬餘築戶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

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賊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

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
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
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
騎常侍卒諡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
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
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
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
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
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
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
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

一

下村飛列

睦州司戶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
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
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
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
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
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
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
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
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
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
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人謝帝
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
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
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
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
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

而瑄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

劉惔將劉
書之世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惔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惔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粟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哀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詫曰彼曳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三十三

列傳

三

下村飛列

舊唐書
董廷蘭
彈琴大
招集琴
客廷宴

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
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界
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
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
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
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昧謝為有司劾
治瑄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
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
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瑄者
暴其言于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

舊唐書
為宰相
相略無
匪懈之
志但與
庶子劉
秩諫議
李何何
志等尚
談虛論

以瑄虛言浮誕內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
出瑄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勅
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
攘民居相滄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
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
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
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
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
治之又知入不明以取敗燒故功名墮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三十九

列傳

四

下村

說叙氏
因果老
子虛無
而已

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
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
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
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
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
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
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
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
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

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旣又與崔
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恪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
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節節
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
拜俄而皇太子監國恪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
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
詔賜恪啓畏使者邀重餉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
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恪自陳獻使者南口十
五帝怒殺宦人貶恪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

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平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卽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

衛甚盛幸無相亡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

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入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間丘曉趣救曉復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執窮而服

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人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歧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盞珍其

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
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
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同書吳
房承
休之子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
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
中有員儻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儻跪奏臣舅子
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
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
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

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
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
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
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
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
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
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
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

寶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八

下村飛川

斥置斬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
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
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
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
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
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
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

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
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
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
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
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
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
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
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
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
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

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浴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疆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

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金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准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

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
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
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
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
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
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
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
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
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

舊書級
內下有
石闕等
三字

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
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
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
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
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
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
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収其公廨
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
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郤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
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

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宅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郃國爲

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一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

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先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

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

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率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禳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旣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卽擿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譴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貨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

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
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
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幸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
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
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
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
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
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

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
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
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按其近實
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終

唐書卷一百四十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叅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劔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劔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

寬延元年

唐書

下村飛列

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

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乂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乂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宅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

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
一二夔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
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卽克
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
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
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
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
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
丞安祿山反竇廷芝奔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
卽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統防

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
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
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骨
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
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
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
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
年老蹇其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
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
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

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
喪諡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
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
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
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
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
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
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
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眾嘗自為父碑文有鵠
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

作德
原書美

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
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
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
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之獎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
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
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
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
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滅計雖
甚狂險猶不為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眾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是寔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

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太眾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眾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復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克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昵冕表為判

舊書永
泰元年
與裴遵
慶等並

寬延元年

唐書

百廿

川傳

五

下村

集賢待制

舊書贊
謝作謝
詞
舊書權
馬作名
馬在櫪
僕射中
作僕射

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
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
賢遂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
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
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
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
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
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
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
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眾吏白俸簿月二

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嘗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
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為
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
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瑄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
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
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為興寧陵丞調大
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
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
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

寬延元年

卷一百一十四

傳

六

下寸飛刊

唐書卷之四十一 列傳 六 丁未 翻亥
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
為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
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為其將范志誠沮止
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為集
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
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
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
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
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為郎時者

自書治
作禮

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儵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為同州刺史奏署判
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
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
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
也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
末方鎮之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
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
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
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

以待已
下七字
作防一
日有變
遂就而
授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之四十一

列傳

六

丁未 翻亥

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募府再
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
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為都統表署鄭
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
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
為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脩
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
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
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官拜檢校尚書

宰相已
下十一
字作直
弘文館
大學士
王鐸知
之

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
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
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
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
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
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
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
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
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七

下村飛川

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
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
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
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
獨頽然據案鉤視薄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
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
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
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
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
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

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
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
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
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
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
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
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為郎
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
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

諍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諍爲
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柳道邵
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
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
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
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
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諍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
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
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
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休於賞而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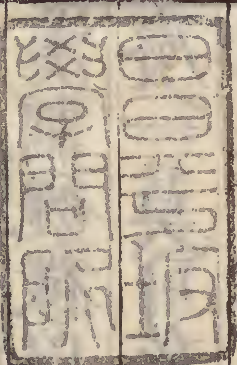
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
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
追泰芝還京旣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諍按罪諍使
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
州後泰芝終以賊徒死承鼎追原其誣諍爲治不急細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
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諍之相與李揆
不平旣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卽妄奏置軍湖南
非便又陰遣人刺諍過失諍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
之顯條其罪諍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諍在

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
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誅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
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
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
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
戰而霸而諡曰文冀缺之恪審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
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
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

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興參用
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
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
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
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
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
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
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嗜利不

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
聖人使入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為治也遵慶寡疵
中人之賢與



唐書卷一百四十終

